



胡
通

日記全集

5

1928~1929

K825.6
H859-5
5

ISBN 957-08-2710-6



9 789570 827101

08000



胡適日記全集

第五冊

(1928-1929)

曹伯言 整理



1929年10月，胡適在之江大學演講

十七、五、廿一（卅）

本想昨夜回去的，竟去不成，故决定今夜走。早起去看文伯，他回上海去了。

到会场，又听了一次大会，仍不留声气。

今日蒙先兄主席，通过了一个新学制草案。我是十一年学制的起草人，故很注意此案。此案没有什么大更动。

会中文通过了一个新提案，从十七年度起，各校教职员学生一律改穿制服。此案未免过于勉强了。

胡適日記手稿(1928年)



胡適與長子祖望合照

目次

一九二八年	1
一九二九年	501

一九二八年

十七，三，二三(F.)

腳上的腫處已差不多完全消了。未出門，這是第五天未出門了。此次腳背腫起，當是血中有毒，幾乎成為腫毒。黃鐘先生用德國新出之Omnadin注射了四次，居然消去。黃先生說此藥內並無殺菌之物，只有蛋白質，及兩種油類，乃是增加血分抵抗力之藥。

來客：陳立廷(囑審定D. Willard Lyon的*Confucianism Today*)；汀州教士Hughes(問治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用篆文本之益處；我說，大不必。)與持志大學教員Munro同來；Herbert C. White(代《時代月報》乞為家庭專號作文並題字；他住寧國路25)。

收信(擇要)：Lucius C. Porter(答我覆「哈佛與燕京」合辦中國學院聘我加入事)(存稿)。

去信：敬侄(報告阿翠暴死事；阿翠三月十日暴病，半日即死)，馮芝生(談馮沅君與陸侃如婚事)。

看小說《希夷夢》四十回。此書說宋太祖在陳橋受了推戴，周室忠臣閻邱仲卿與韓速謀恢復不成，在黃山陳搏的洞裡作一夢，夢中他們到了海外浮金浮石兩島上立了奇功；其地一年當中國五年，故他們及見宋亡時陸秀夫抱幼主屍飄流到島上，總算完了他們的心願！

此書全係虛構，然著者必有亡國之恨，當是明末遺民所作。卷首有「南遊兩經蜉蝣墓並獲《希夷夢》稿記」，不具名，記中說作者在新安市上買得「汪子《希夷夢》稿」；又說

自大通將抵新安之前一日，經蜉蝣墓，有老人說蜉蝣作有《希夷夢》未梓而患偏廢，卒於西湖。又說，「或曰，新安郊西亦有蜉蝣墓；或曰，蜉蝣尚未死。予亦不暇考也。」大概此書是明亡後，一個徽州姓汪的遺民所作。此記開端有「丙午仲春」，當是康熙五年(1666)。

今天翻看我十年(1921)至十一年(1922)的日記，很覺日記之有用而且有趣，故決計繼續下去。

此次病中作兩篇雜文，一爲〈追念胡明復〉，一爲莎菲《小雨點》序，多取材於《藏暉室日記》。若《日記》不曾寄來，這兩篇文章都作不成。以前有許多文字，如〈王莽〉、〈費密〉、〈東原〉、〈紅樓夢考證跋〉(一)，《西遊考證》中之〈吳承恩傳〉，原稿多打在日記裡。又如〈嘗試集自序〉，更非日記作不成。

今定續作日記條例如下：

- (1)讀書的札記。
- (2)談話摘要。
- (3)時事摘要。
- (4)私事摘要。
- (5)文章詩歌，或附全文，或摘內容而附記著作的經過。
- (6)通信，或留稿，或摘要，或摘「由」。
- (7)每一月裝一小冊，半年裝一大冊，由書店裝訂布面。

十七，三，廿四(Sat)

青年會Mr. Mill來談。此君去年三月在南京，親遭南京慘劇，受了不少苦痛。但他仍舊很熱心地研究國民黨的主義與政策，近作一部書，述孫中山的歷史與思想。聽他的話，他的書定不壞。

他說，此時中國需要一個英美式的鮑洛庭。我說，可惜英美國家就產不出一個鮑洛庭！

馬伯援來談。他說，現在五方割據，三方(兩廣、太原、開封)都有辦法，只是南京和漢口沒有辦法。只要肯幹，都有辦法。南京所見，上焉者日日開會，下焉者分贓吃飯而已。貴州的周西成雖是頑固，但他卻也有辦法。他用的人，都得進城隍廟裡去發誓，他才肯用。但貴州卻也弄的很有治安，因為他肯用人，肯做事。

前日讀《白氏長慶集》，發現一種好史料，請萬孚抄出，今天作一考據(附後)。

晚上高夢旦先生來談，極有趣味。

白居易時代的禪宗世系

《白氏長慶集》卷二十四有〈傳法堂碑〉，也是九世紀的一種禪宗史料^①。

① 胡適用宋本和《全唐文》對這篇史料做了仔細校勘，並分別做了不少眉批和腳注。以下亦依原式樣分別照錄。——編者

傳法堂碑(日本本)西京興善寺傳法堂碑錄並序^①

王城離域有佛寺號興善。寺之次也^②，有僧舍名傳法堂。先是大徹禪師宴居於是寺，說法於是堂，因名曰^③焉。有問師之名跡，曰，號惟寬，姓祝氏，衢州信^④安人，祖曰安，父曰皎。生十三歲出家，二十四具戒，僧臘三十九，報年六十三，終興善寺，葬灊陵西原，詔謚曰大徹禪師。元和正直^⑤之塔云。師有之^⑥授，曰，釋迦如來欲涅槃時，以正法密印付摩訶迦葉，傳至馬鳴；又十二葉，傳至師子比丘；及二十四葉，傳至佛馱先那，先那傳圓覺達摩，達摩傳大弘可，可傳鏡智璨，璨傳大醫信，信傳圓^⑦，滿忍，忍傳天^⑧鑒能，是為六祖。能傳南嶽讓，讓傳洪州道一，一謚曰大寂，寂即師之師。貫而次之，其傳授可知矣。有問師之道屬，曰，自四祖以降，雖嗣正法，有冢(原作家)嫡而支派者，猶大宗小宗焉。以世族譬之，即師與西堂藏、甘泉賢、勒^⑨譚海、百巖^⑩暉，俱父

① 眉批：「用宋本校一遍。十七，三，廿八。筆記出的皆是宋本。我前天用己意校改日本本，今得宋本參證，我校出的都不錯。下方紅筆校的是用《全唐文》校。」

② 腳註：「坎地。」

③ 腳註：「無『曰』字。」

④ 腳註：「西。」

⑤ 腳註：「《傳燈》七作『真』。」

⑥ 旁註：「有問師之」。

⑦ 腳註：「一作大。」

⑧ 眉註：「大。」

⑨ 旁註：「勒，渤。」

⑩ 腳註：「巖。」

事大寂，若兄弟然。章敬澄若從父兄弟，遙^①山欽若從祖兄弟。鶴林素、華嚴寂，若伯叔然。當山忠、東京會，若伯叔祖。嵩山秀、牛頭融，若曾伯叔祖^②。推而序之，其道屬可知矣。有問師之化緣，曰，師為童男時，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，退而發出家心，遂求落髮於僧曇，受尸^③羅於僧崇^④，學毗尼於僧如，證大乘法於天台止觀，成最上乘道於大寂道一。貞元六年^⑤始行於閩越間，歲餘而回心改服者百數。七年^⑥馴猛虎於會稽，作勝家道場八日^⑦。與山神受八戒於鄱陽，作回向道場。十三年^⑧，感非人於少林寺。二十一年^⑨，作有為功德於衛國寺。明年^⑩，施無為功德於天宮寺。元和四年^⑪，憲宗章武皇帝召見於安國寺。五年^⑫問法於麟德殿。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也^⑬。十二年^⑭二月晦，大說法於是堂。說

① 旁註：「徑。」

② 腳註：「曾祖伯叔。」

③ 腳註：「一作屍。」

④ 腳註：「一作僧藏崇。」

⑤ 腳註：「(790)。」

⑥ 旁註：「(791)。」

⑦ 旁註：「一作年。《傳燈》七：八年(792)，至鄱陽，山神求受八戒。若『日』字不誤，則『八日』當連上讀。但此字似誤。」

⑧ 旁註：「(797)。」

⑨ 旁註：「805，即永貞元年。」

⑩ 旁註：「(806)。」

⑪ 腳註：「(809)。」

⑫ 腳註：「(810)。」

⑬ 腳註：「池。」

⑭ 「(817)。」

訖，說^①化。其化緣云爾。有問師之心要，曰，師行禪演法垂三十年。度白黑眾殆百千萬億。應病授藥，安可以一說盡其心要乎？然居易為贊善大夫時，常四詣師，四問道。第一問云，既曰禪師，何故說法？師曰，無上菩提者，被於身為律，說於口為法，行於心為禪，應用有三，其實一也。如江湖河漢，在〔處〕^②立名，名雖不一，水性無二。律即是法，法不離禪，云何於中妄起分別？第二問云，既無分別，何以修心？師曰，〔心〕^③本無損傷，云何要修理，無論垢與淨，一切勿起念。第三問云，垢即不可念，淨無念可乎？師曰，如人眼睛上，一物不可住。金屑雖珍〔寶〕^④，在眼亦為病。第四問云，無修無念，亦何異於凡夫耶？師曰，凡夫無明，二乘執著。離此二病，是名貞^⑤修。貞修者，不得勤^⑥，不得忘^⑦。勤^⑧即近執著，忘即落無明。其心要云爾。師之徒殆千餘，達者三十九人。其入室受道者，有義崇，有圓鏡，以先師常辱與予言，知予嘗醞醕嗅蓀葡者有日矣。師既歿後，予出守南賓郡，遠托撰述，迨今而成。

① 眉註：「《傳燈》作『說法訖就化』」。腳註：「說：蛻？就。」

② 眉註：「《傳燈》七，有『處』。」旁註：「處。」

③ 眉註：「《傳燈》有『心』字，五字偈。」

④ 眉註：「《傳燈》有『寶』字，五字偈。」

⑤ 眉註：「《傳燈》作『真』。」腳註：「貞一作『真』。」

⑥ 眉註：「《傳燈》作『動』。」腳註：「動。」

⑦ 眉註：「《傳燈》作『忘』。」旁註：「妄，此當依日本本。」

⑧ 腳註：「動。」

嗚呼，斯文豈直起師教，慰門弟子心哉？抑且志告^①受然燈記，記靈山會於將來世，故其文不避繁。銘曰：

佛以一印付迦葉，至師五十有九葉，
故名師堂為傳法。

此為馬祖嫡派造出的傳法世系，大可注意。此說與諸家皆不同。篇末銘云：

佛以一印付迦葉，至師五十有九葉。

今試倒數上去：

佛馱	達	可	璨	信	忍	能	讓	道	惟
先那	摩							一	寬
50	51	52	53	54	55	56	57	58	59

這個世系是根據於僧祐《出三藏記》的。此書載佛大跋陀羅的師宗相承，自阿難第一到佛大先為第四十九，達摩多羅為第五十。若加上大迦葉為第一，則佛大先為第五十，而達摩為第五十一。與此世系正合。故知其出於此。

又此碑云：

釋迦如來……以正法密印付摩訶迦葉，傳至馬鳴；又

① 眉註：「有誤(?)」。腳註：「吾。」

十二葉，傳至師子比丘；及二十四葉，傳至佛馱先那；
先那傳圓覺達摩。……

按《出三藏記》的次第，馬鳴第九，師子第二十一，其間正是十二葉。惟師子第廿一，而佛大先第四十九，其間有二十八代，疑白碑本作二十八葉，訛爲二十四葉。此皆可證此派主張的世系是根據《出三藏記》的^①。

白碑甚精確，所記惟寬的「心要」四項，正合道一的學說，故此碑不是潦草應酬之作。大概道一一派也加入當日爭法統之爭，而不滿意於當日各家捏造的世系，故他們依據《出三藏記》，建立這「五十代說」。

權德輿作〈百巖禪師碑〉（《唐文粹》64），說懷暉作有〈法眼師資傳〉一編，「自雞足山大迦葉而下，至於能秀，論次詳矣」。懷暉也是道一的門下，其書今不傳了，但我們可以推想他的主張也許是這「五十代說」。

十七，三，二四

惟寬死在817[年]，此說可算是八九世紀之間的一種說法。

十七，三，二五(S.)

① 眉註：「宋本亦作『二十四葉』，不可解。」——編者